

岁月难以湮灭的记忆

——感怀一位外国导师

黄源深

去年3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校长里昂尼·克拉默(Leonie Kramer)教授，久病之后，溘然离世，享年92岁。她，我们留学时的导师，曾以一己之力，排除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使我们得以顺利完成学业，按时回国服务。转眼近四十年逝去，岁月的烟尘，却无法遮蔽清晰的记忆；时间，也消融不了我们对她始终怀有的感激之情。

1979年2月，我们一行9人(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南师范学院、苏州师范学院、北京外贸学院)，经过全国性考试的选拔，被公派出国，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家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按王佐良先生的说法，其录取难度不亚于民国时期他所经历的庚子赔款留学考试。

我们落实在悉尼大学英语系进修，导师是克拉默教授，英语系主任，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权威。她思路敏捷，学识渊博，谈吐极有文采，研究和教学都很出色。她又以严格出名，学生和教师都对她怀有敬畏之心。学术上，她坚持原则，决不让步。有一回，她编选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没有收录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怀特的作品，认为怀特的短篇结构散漫，立意含混，远不及他的长篇小说。怀特很在乎克拉默教授的看法，大为震怒，称她为“Killer Kramer”(“屠夫克拉默”)。克拉默教授得悉后，并未因此改变初衷，深信自己对怀特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次留学“任务”，是进修英语。为此，悉尼大学为我们开设了“阅读”和“写作”之类的英语基础课，外加澳大利亚文学，算是点缀。我们却认为，来悉尼大学留学，机会难得，如读学位，取得些经验，回去能更好指导学生。通过克拉默教授，我们向学校提出了攻读学位的请求，却被一口拒绝，理由是未获“学士学位”，只有毕业证书(新中国“文革”之前的大学生都如此)。克拉默教授向校方反复陈情，强调这是一批特殊学生，英语很好，有多年教学经验，又经过严格筛选，百里挑一，送来留学。希望学校网开一面，作

为特殊情况处理，并承诺愿意对学生的学习严密监控，保证质量。由于克拉默教授力荐，校方终于同意我们攻读硕士学位，但仍不放心，只允许按“硕士生预备生”注册，学生证上注明“MA, Preliminary”(“硕士，预备”)，并要求分别进澳大利亚学生选修的课程班，取得良好成绩，方可计入学分。我们没有辜负克拉默教授的期望，一年结束，转为正式硕士生。

国外的教学模式和国内的大不一样，上课基本采用seminar(课堂讨论)。学生主讲，教师只听，并适当插话。课前，要看不少参考书，思考诸多问题，写好发言提纲；课后，要梳理笔记，撰写论文，有时几门课时布置，论文的压力山大，怎么也忙不过来，只好以晚上少睡来对付。克拉默教授知道我们学习紧张，便邀请大家周末去她的橙子果园，放松一下。想不到的是，她还亲自下厨，为我们烧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在中国，招待宾客是上馆子；在西方，只有难得的贵客才配享受由主人亲自掌勺的礼遇。她是全国闻名的大学者，我们呢，几个微不足道的学生，在等级森严的学术殿堂里，照理谁都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克拉默教授却如此热情地款待我们。临走，她还送了一小罐刚采下的橙子，说是给大家尝鲜。阳光下，看着她忙得额头渗出的汗珠，我们心里涌起了深深的感激之情，还觉得那顿饭特别好吃，也特别有意义。

1981年1月，我们完成学业，如愿获得学位。美中不足的是无法参加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那要等到4月份，全校四百余人一起举行。看来，只能抱憾离去了。克拉默教授知道后，很为我们着急，思来想去，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单独举行典礼。可这又谈何容易！校董事会上，她提出为7名中国学生(其余两人继续读MA Honors学位，尚未结业)举行毕业典礼。据说，这一举动只有个别别人附和，绝大多数董事都持反对意见，认为单为7名留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悉尼大学校史上还没有先例。于是，不难想象，会上便出现了“舌战群儒”的场面。我们都知道克拉默教授

威望很高，又擅长演说和论辩，口齿清晰，言辞犀利，论证有力，但至今仍弄不明白，她在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是怎么说动其他人的。何况，当时中国刚走出“文革”阴影，并不具如今这般影响力，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也冷。在那样的大氛围里，为区区几个中国学生说情有太多困难！但克拉默教授成功了。悉尼大学董事会最终决定：单独为7名中国学生举行一场毕业典礼，一切仪式照常。典礼在一个装潢精致的小礼堂举行，赶来祝贺的人很多，礼堂外草坪上，人潮涌动，很是壮观。闻讯赶来的一大群报社和电视台记者，挨个采访我们。第二天，澳大利亚三大报纸《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都详细作了报道，还配发了照片。多家电台录播了这场与众不同的毕业典礼。第二天，我们去买报纸的时候，摊主说，“我认出你来了，昨天电视上才见过。”典礼一结束，克拉默教授就说：“毕业了，拿到了学位，应该好好庆祝一下，这样吧，晚上我做东，请你们吃饭。”于是，那天唐人街的一家大饭店里，一大桌人，觥筹交错，闹腾了好久才散去，毕业时的好心情也提升到了最高点。

从长远眼光看，克拉默教授指导下的两年留学生涯，给我们的英语教育和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我们把大量阅读和开展批判性思维相结合的模式带回了国内，注意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不忘发展他们的思辨能力。与此同时，国内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功能语法研究、当代外国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或多或少在我们的影响下蓬勃开展起来。没过多久，大家还纷纷走上了各校外语教学的领导岗位。9人中，3人担任大学校长或副校长，6人分别担任大学外语系主任或出版社总编，多位兼任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领导成员，无论在管理模式，还是英语教学理念上，对中国英语教学产生了一定影响。至今仍然健在的7人中，有4位被教育部高等学

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授予“中国英语教育特殊贡献奖”(全国仅12人获此殊荣)。难怪许国璋先生当年曾不无感慨地说：“现在中国的英语教学，是‘澳帮’的天下。”由此也不难看出澳大利亚教育和克拉默教授所作出的贡献。

克拉默教授先后担任过很多职务：悉尼大学英语系主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主席、悉尼大学校长，以及十多个文化机构和商业公司的顾问和董事，被英国女王授予一个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爵位。她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公众人物，在学界和政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她。

后来，克拉默教授数度来华，或随团访问，或作讲座，或受邀参加悉尼大学发起在北京饭店举行的9人留澳三十周年纪念会。随着年华老去，她体力渐渐不支，还不幸得了阿尔茨海默氏症。先是此前写完了回忆录，却无力完成最后的校阅，接着是近期发生的事很快就忘记，后来连同事都不认得了，再后来目睹朝夕相处三十来年的保姆，不知道她是谁。后来几乎没有意识了，不认人，更不识字。但据她的老朋友朗茜博士说，向她谈起我们当年的9人时，她忽然想起了什么，眼睛会蓦地一亮，过后又黯淡下去了。

去年3月噩耗传来，她与世长辞，我们虽有思想准备，但仍觉得愕然，呆呆地，陷入了极度哀痛……

一个身居高位的外国学者，同我们本不相识，因了偶然的机会，成为我们的导师。虽然萍水相逢，却由于这层师生关系，她不但悉心传授知识，努力使我们提高素养，而且处处、时时，像母鸡护小鸡那样护着我们，竭尽全力，帮助大家越过一道道生活和学中的难关。她对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也增添不了她头上已经足够耀眼的光环。但是，她心里总装着什么，即使在生命微若游丝，几乎完全失忆的时候，仍藉着本能复活了久远的记忆。这是什么？是无私的大爱，它超越国界，超越时代，属于师德的最高境界。

2017年1月

1908年，冒鹤亭任慈禧陵墓神路工程的监修官。在去普陀岭定东陵的途中，冒鹤亭游览盘山并写了几十首诗。1909年，冒鹤亭手书《盘山诗卷》，并将此诗卷赠普龄：“寿民长兄出纸，索书近诗，即求大教。钝宦弟冒广生与毕记。”普龄字寿民，满洲正蓝旗人，为农工商部左侍郎，是鹤亭公在农工商部的“顶头上司”，两人有“金兰之交”，普龄比鹤亭公大三岁，故鹤亭公称普龄为“长兄”。《冒广生友朋书札》收录普龄写给鹤亭公的三十封信。“钝宦”是鹤亭公曾用过的号，辛亥以后，改号为“疚斋”。

诗后有陈宝琛题七律一首，注云：“鹤亭仁兄大人出示《盘山游草》，忆乙卯三月宿山中，恍如隔世，感题奉正。宣统元年十月，闽陈宝琛。”普龄得诗卷，请其内兄崇仲山在卷上作《盘山记游图》。一九四九年，普龄的儿子惠均(孝同)请寿石工题诗后，将此诗卷赠送给冒鹤亭的儿子冒舒霖：“中秋后，舒霖仁兄自南中来。欢谈之顷，知文有北来就养之意，因奉是卷归舒霖，并题七律一首，以志倾慕。诗云乎哉，藉敦两家世好云尔。”1977年，舒霖请启功和徐邦达在《盘山诗卷》上作问题诗。两年后，舒霖再请张伯驹题诗，并请周怀民在诗卷上画《盘山诗卷图》。1980年秋，冒鹤亭的第三子冒效鲁也在诗卷上题了诗。最后，舒霖在诗卷末题记和题诗，并将《盘山诗卷》赠与其四哥哥季美，由冒季美的长子怀庆带回澳洲珍藏。

张伯驹和启功所题诗词，均未收入各自的文集，兹录出并略加注释。

张伯驹题诗三首，其一：“沧桑陵谷几经春，红杏青松事认真。一自当时题咏后，蓟门山色属诗人。”其二：“罗浮蝴蝶是新知，晚节经霜傲菊枝。疑向京华存掌故，广和居里壁题诗。”其三：“交期两代话科场，白发青衫各忘忘。更有因缘传艳事，图藏出浴忆云郎。”跋云：“舒霖世丈属题。中州张伯驹，时年八十。”

屈大均《广东新语》云：“罗浮山中所产仙蝶，大者径尺，文采灿烂，山人谓之‘小凤凰’。传说晋朝的葛洪在罗浮山上结庐炼丹，丹成仙去，其衣服风化后变成蝴蝶。”1951年9月，鹤亭公卧室飞来一只罗浮蝴蝶，鹤亭公电邀吴湖帆、吴青霞来寓所写照，并作诗《八月一日沪寓来罗浮蝴蝶赋长歌》。

“广和居里壁题诗”也是有掌故的，据《冒鹤亭先生年谱》记载，宣统元年(1909)，都中广和居酒肆有题壁诗二首，暗讽时任直隶总督陈夔龙。其中第二首传说为鹤亭公所作，诗中有云：“照例自然品格格，请安应不唤爸爸”，“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陈夔龙后来写诗回应说：“都门大有打敌意，却是时人冒鹤亭。”1946年9月，舒霖与吴玉润在上海举行婚礼，鹤亭公请时年九十岁的陈夔龙做证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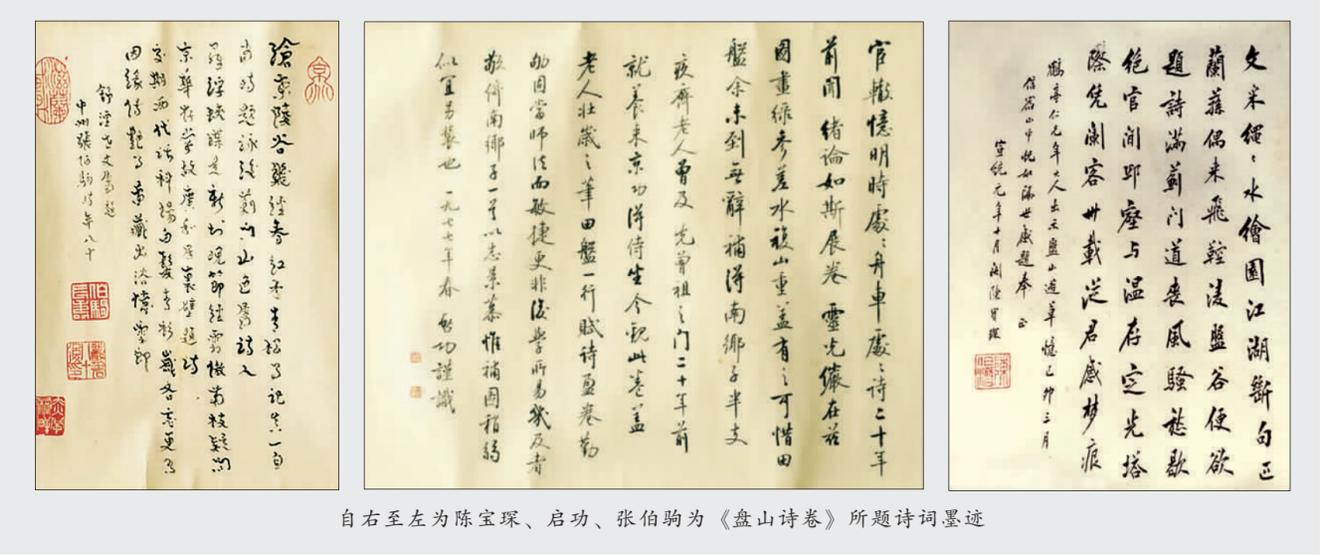
张伯驹的祖父张致远与鹤亭公同为甲午科(1894年)举人，题诗中“交期两代话科场”一句即指此事。张伯驹称舒霖为“世丈”，当然是客套语。1977年张伯驹题诗时，已八十岁，舒霖六十四岁。

“图藏出浴忆云郎”指的自然是《紫云出浴图》，清代词人陈维崧请画家陈鹤绘制图的紫云浴后小像。徐家云，人称云郎，是冒辟疆在水绘园中的歌童。鹤亭公曾著《云郎小史》为徐家云作传。《紫云出浴图》后归张伯驹，鹤亭公在图上题诗三首。此图现藏抚顺博物馆。

启功题词：“宦辙忆明时，处处舟车处处时。二十年前闻绪论，如斯展卷灵光俨在兹。图画绿参差，水复山重盖有之。可惜田盘余未到，无辞，补得南乡子半支。”跋云：“疚斋老人曾及先曾祖之门。二十年前就养来京，功得侍坐。今观此卷，盖老人壮岁之笔，田盘一行，赋诗盈卷，勤劬固当师法，而敏捷更非后学所易几及者。敬倚南乡子一首，以志景慕。惟补图稍弱，似宜另装也。一九七七年春，启功谨识。”

其中“二十年前闻绪论”指的是：1957年，鹤亭公在北京与惠均、启功见面后作诗一首，诗中有“二妙翩翩辱共临”句，“二妙”即惠均和启功。1894年，鹤亭公参加科试，列第二名，座师为宗室溥良(字玉岑)，即启功的曾祖。

手书《盘山诗卷》后，冒鹤亭还将盘山组诗手书在《戊申诗卷》上，后有钱振煌作序和梁鼎芬等名流的题诗。《盘山诗卷》和《戊申诗卷》现均由冒鹤亭的子孙保存。



自右至左为陈宝琛、启功、张伯驹为《盘山诗卷》所题诗词墨迹

堂堂正正地娱乐他人

傅月庵

要检验饮食文章的好坏，舌下津液自会告诉你答案。那一般小说呢？如何迅速判定优劣？纯文字时代难，影像年代相对容易些，一本小说能让人边读边想“这人该谁来演”，大概就不差了。回头想想你读三国演义，想想你读金庸张爱玲，想想你读马修·史卡德……此法灵不灵？当即可知——

《安乐窝》(The Nest, Cynthia D'Aprix Sweeney 著，翁雅如译，台湾启明出版社2016年11月)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让人忍不住边读边想编排角色：“乔治·克鲁尼？嗯，可以！”“珍妮佛·安妮斯顿，还少了那么一点，头发得剪短……”为何如此？这样真就好吗？

白手起家的父亲，膝下两男两女，父亲忙碌老了，家产之外还想留点什么给儿女。衡量几个小孩的将来：大儿子有魅力，二儿子有门路；大女儿聪明，应都不成问题。唯独小女儿，看不出有什么特质，或将面临困境。于是他决定成立一笔信托基金：“不是什么大财富，只是安乐窝里的几颗小鸡蛋。保守的投资，随着时间过去，到时候让你们稍微过得舒服些，不是挥霍用的。”——这笔基金得等小女儿四十岁生日之后，方才准许动用。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心深。”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斗转星移，日月如梭。父亲随即过世，母亲赶着改嫁，儿女纷纷高飞离散，遗产很多，谁也没把那几颗鸡蛋看在眼里。然而，时间很无情，人间会翻覆。二十四年过去，小妹就要四十岁了。富贵之家如今已没落，临老烂熟的儿女们结婚的结婚，鬼混的鬼混，人人都有一片心事，个个过得不太舒服；生活里有疮疤，生命里有伤痕。安乐窝的鸡蛋遂变成仿佛能拯溺救生的一串篮球那样大……

谁知道啊谁知道，就在此时，让人爱很难说魅力难敌的大哥，竟提前把这笔钱给“挥霍”掉了！怎么办？如何是好？手足骨肉，总不好上法院吧？于是，大家一起来“养”！纽约中央车站生蚝吧，昔日家庭聚会之所，欢乐满满，如今成了家庭索债之处，举目有今昔之异，不免叫人感伤了。

纽约，大都会也，卜洛克说此城有“八百万种死法”。《安乐窝》这么一写，我们更加清楚，死亡之前，不但只有“八百万种烦恼”。这一“窝”占了不只四种：青春期有情窦初开的烦恼，做生意有挪用“公款”的烦恼，教育妈妈有担心孩子走歪了的烦恼；当作家烦恼小说写不出来，出车祸的烦恼下半辈子

怎么过；“911”过去了，伤痕犹存；同志终成伴侣了，齟齬日渐生……史威尼这本小说，写得绝！幽默、讽刺、犀利、细腻，尤其结构严谨，梗梗相连接到天边，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她的第一本小说。翻了简历，方才知此前她已舞文弄墨廿载，写的多半非虚构文章，换个角度看，或许那就是她的准备吧。二十年埋首做功课终究没白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降，在美国，写小说——尤其畅销小说——成了一门好生意。“四大天王”史蒂芬·金、约翰·葛里逊、麦克·克莱顿、汤姆·克兰西相继横空而出，引领一时风骚，把好莱坞电影产业与出版市场紧密结合，遂成就了“书还在写，电影就说好要开拍”的模式，几经激荡，影视授权费用节节高升，相对于版税，简直成了天价。讲一个好故事，写一本好看的小说，算来比中乐透几率还大些，毕竟，相对于在风中吹啊吹的数字彩球，手中的笔还是容易掌握多了。

有需要便有供给，此之谓市场。一如台湾“文学奖即跻身文坛门票”神话形成后，多少焚膏继晷，苦撑待成名的年轻写作者下笔时便不免要“揣摩”评审脑中所想，企望一箭中的。富贵逼人，驱策小说不断演化，于是我们看到

欧美通俗小说作品，内容越来越耸动，情节越写越紧凑，画面感越来越强烈。断轮老手甚至连“分镜”连“续集伏笔”也都设想周全。“中不中？卖不卖？没人知道，但至少我都已准备好了！”

这种写作特色，于今时推理小说最是常见，类如《安乐窝》这类家庭伦理悲剧相对少些，原因也不难理解，动不动开枪毕竟容易讨好；真难说，一不小心便成了煽情滥情。然而不然而，是，史威尼弄弄出群，几乎面面俱到，该照顾的通通照顾到了。尤其叙事，一开始有些不解，掌握了线索主从规律之后，或即恍然：“靠！这是电影分镜嘛。”至于角色的搭配，政治正确的考虑，顺着线索过去，一切很清楚，她都考虑到了，她的企图远大，哪里只是想写一本好小说而已！

这样写好小说好不好？是否就不深刻？是否会便丧失了文学性。很难说，毕竟还得视个人才情功力。人间事多是眼高手低，写得容易，让你做，顾此失彼，怕连边都沾不上。从小说功能来看，为娱乐他人而写，堂堂正正，无可置喙。日本专出畅销书的“幻冬社”社长见城诚说得那：“一本书若能让更多人看到，那就失去了出版的意义。”当此纸本阅读日渐萧条之时，如何结合影视，借力使力，共荣共荣，或早成了出版业者所面临的迫切课题。

写作之时，消息传来，此小说电视剧版权果已成功转让，电影版权则待价而出，折冲樽俎之中，估计终也会高价卖出。年轻的写作者若还想往前走，且走一条更有可能衣食温饱的职业作家之路，好好研读剖析这本小说，肯定会有所启发吧。

金竹蜜枣

阮文生

车子不断地转弯。路剩一点点，在山上缠绕。依着农委的信息，我们前往歙县金竹村寻访金丝琥珀蜜枣。望一下窗外，吓一跳。车的一边空空荡荡，啥都没有。所有的依靠被陡峭的山势猛地削掉，留下的都是虚空和惊悚。

我们高高在上，提心吊胆。车还在升高，对面的群山越来越好。好不容易碰到个人，问还有多远？二十多里呢！到了岔路口，又得停下问。还是那句话：二十多里呢！真是越问越糊涂。实在没底了，打电话，没信号！又过了会，通了。描述了一番状况，金竹村的头说我们走错了。大家急了，这么窄的路如何掉头？司机有定力，只管顺路跑！转弯，一大片房子挂在坡上，大家喜出望外：金竹村到了！吴书记和程村长，已在红净净的茶几上摆出碟子，金丝琥珀蜜枣码出了小小的高度。枣子皮薄肉厚核小，是一点点地在枝桠上升起来的，先是天亮的青色，到了屁股红的时候才好吃，吴书记的意思，成熟的晚霞才有味。

不知什么时候起，祖祖辈辈开始做起蜜枣。十公斤鲜枣用五公斤白砂

糖。糖熬成水，再下枣。枣身上划开条条裂纹，从鼓突的热泡中吸收糖分。热烘烘的气息从灶头飘起。说容易做难啊，何时下枣，熬多长时间，果实才能在烈火里凤凰涅槃？多少年多少代摸出的门道，天机不可泄露！时光还在那里酝酿着，性格透着透明里来了！用“金丝琥珀”这个词，非常好！咬一块枣子很绵实，口中立刻热闹起来，好比鞭炮开了个头，连响不断了。舌尖上的经验醒了。多年前那次，母亲藏在柜子里的一包伊拉克蜜枣，被我发现了，一会三颗一会五颗，不过瘾，再去猛地抓一把。那味道对于缺吃的少年，真是太稀罕太美妙了。不几天，鼓鼓的纸包就瘪成了空壳。母亲说我是老鼠嘴。现在，嘴里的劲道被一根小棍子挡住了。我晓得这不是一般的角儿！它指点过“野蜂飞舞”，是“很慢的慢板”，它不拿霜雪当回事，在风雨里飘摇过，在苦难里浸泡过，它甚至经过火，但却把大片的欢乐时光，还给了爱和手掌。可以在掌心观察它了，不错，它是褐褐的尖尖的，简直非常渺小，然而神奇是它创造，生命的密码在那儿沉默。

山一程水一程，从未有过的境界给开端。它呼唤着我们闯过千峰万壑，它把过程在大美里简约着，一颗颗的蜜枣，直往感觉的深处痛快地沉落。有核心的味道不散，瓷实，劲道，绵长，深厚，后来汇成的阵势，挡都挡不了。

